

摆地摊的母亲

文/草央



我结婚的头一天,母亲寄来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随信而来的还有一张3000元钱的汇款单。照片中,抱着外孙女的母亲又老了许多,身后的矮屋依旧那么破破烂烂。我看得出,家境并未因一个地摊而有多大改观,虽然母亲在信中一如既往地绝口不提家境,并寄来了这3000元钱——这钱,是母亲给女儿的陪嫁。

我清楚一个地摊一天能挣多少钱,知道一碗素面或两个馒头就是母亲的午餐,知道她日渐衰弱的身体里是怎样的血液在流动,还知道她是如何给我寄来那3000元钱……

7年前的那个初夏,我正为高考做着最后的冲刺,然而,一个天大的不幸降临在我的家庭。父亲在去镇上卖竹篓的途中,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撞倒,因为当时天不见亮,没有其他行人,肇事者便逃之夭夭。当乡亲们路边发现已昏迷不醒的父亲时,已是早上8点多钟,而母亲闻讯赶到镇上的医院后,父亲的惨状与医生的一纸诊断彻底将母亲击倒——腓骨粉碎性骨折、左踝骨粉碎性骨折、重度脑震荡、部分脑神经受损,完全复原的可能性为零!

而母亲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淡然却又坚决地说:“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趟不过的河,女儿啊,只要你能考得上,就放心地去读你的书,家里有我……”

由于再也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几天后,母亲把父亲接回了家。为了照顾形同废人的父亲和偿还巨额的债务,母亲处理掉那几亩薄田后,又卖掉了我们家去年新盖的那间砖房,搬回到原来的泥墙老屋,并借了一些钱,在镇场口拉扯起了一个卖农具和小食品等杂货的地摊。母亲明白,光靠春耕秋收是再也无法维持家人的生计了,毕竟摆个小摊能给她拮据的手头带来一些灵便。

一个月后,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然而,每学期7000多元钱的学杂费与窘迫的家境让我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母亲却说:“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去读书,学费你不要担心,我来想办法!”

于是,母亲又开始向亲戚朋友借钱,第二天晚上,终于凑齐了我入学的费用。在送我走的头天夜里,母亲默默地为我收拾着行装,在那个昏暗的电灯下,我看着母亲褴褛的身影和花白的头发,看着在床上不能动弹的父亲,看着这个破旧而贫困的家,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母亲见状紧紧地抱着我,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好好去读书,不要叫我失望,家里有我。”第二天清晨,在那个薄雾弥漫的车站,我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告别了母亲,踏上了去远方求学的征程。

此后,从二姨的陆续来信中,我知道了母亲一直守着这个唯一能带给她希望的杂货摊,7年来,

打霜落雪都不曾歇过一日。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母亲去40多公里远的县城进货时,从未乘过一次车,进完货后,又背着数十斤重的货物步行回家,并且摆摊、收摊都得亲力亲为。其间,还要不时跑回家去照看无法下床的父亲,而且常常是一天就吃一碗素面或两个馒头。就这样春去秋来两年后,父亲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家里的状况也不再那么窘迫了。然而,正当母亲庆幸渡过难关之时,终日操劳的她终于倒在了杂货摊前。当邻里乡亲把母亲抬进医院后,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落在了她头上——严重贫血!医生的这一纸诊断意味着无法预知的医药费以及这个家庭又将坠入深渊。

但母亲却未因此而倒下,在第二天醒来后,她便走出了医院。当她把那些农具和糖果重新摆在小摊上后,便又开始了她守地摊的辛劳岁月。

此后那段日子里,母亲数次昏倒又数次坚强地走出医院,依旧忙忙碌碌地操劳着这个收入微薄的杂货摊。而我也顺利完成了学业,并找到了一份如意的工作,随后恋爱,即将婚嫁。

我望着母亲的照片,望着那张饱含祝福与深爱的汇款单,此刻我模糊的目光里,竟又如此清晰地出现了远隔千里的故乡,以及在故乡的家门外,我那摆地摊的母亲……

贫穷的青春

文/盛小兵

我出生在一个贫民之家,父亲是商店小职员,母亲是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记得小时候,别人家都盖起了楼房时,我们家住的还是茅草房。

小时候,我就是个特别有决断力的人,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决定考什么学校。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少年时期是身体与心理发育的时期,这一阶段是我最为自卑的一段时期。

我的母亲因为贫穷而郁闷,暴躁,易怒,常常打我,以至于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当初为了什么打我,但是父亲仅有一次打了我,烙刻在我记忆的最深处。我初三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穿上了滑雪衫,当时刚刚流行,只有我一个人还穿着罩衫的棉袄,在滑雪衫中显得不协调的醒目。

我不敢跟母亲说,就跟父亲吵着要买滑雪衫,买最便宜的那种,遮遮脸面。我读大学时跟父亲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说,当时家里正被债主催逼着还盖房子的钱,我却吵的他很烦,终于忍不住打了我一个耳光。就是那一个耳光打得我闭上了嘴,也闭上了我的心。

小孩子只知道自己的自卑和屈辱,不理解大人的痛苦与烦恼。那时候,整个一条街上只有我们一家是茅草房了,进进出出的人斜眼看着我的父母,好像我们家塌了整个一条街的台,那时父母亲就发誓,无论怎样勒紧裤带,甚至借钱也要盖一所新房子。

我还怕下雨。一下雨,别人都用花折伞,可以折叠起来放进课桌里面,只有我还在用长柄布伞,伞面是厚重的黄色帆布做的,很显眼很突出地放在教师的角落,在我眼里长伞上放佛写着贫穷两个字,有时我就干脆不带伞。

每逢下雨天上体育课,体育老师会让我们坐在教室里称体重和量身高。高二的我,因为营养不良,长得很瘦小。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怯怯的走到前面,轻轻地站上磅秤。体育老师在报其他学生的体重时,声音都很轻,至今我也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在报我的体重时就突然地大声念了出来:32公斤。我更没想到的是,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大庭广众之下,突然听到有人的体重居然这么轻,他只是觉得好笑。

瞬间的沉默之后,笑声像传染病一样到处传播。笑声中,我的眼神黯淡下来,像黑夜中熄了灯的窗,漆黑一片。我脸色惨白的站在教室前方,用怨毒的眼神刺了那个男生一眼,然后在哄笑声中逃出了教室。

在贫穷中,我与周围的世界隔绝,日日浸泡在书籍中,就像沙漠中的仙人掌拼命地吸收水分。现在想来,贫穷与自卑,未必就不是老天送给我的一笔财富。

那个夏日的悲伤

文/王丹

盛夏,酷暑,很多人会买块既解渴又解馋的冰糕,可我却从来不吃,我宁愿喝白开水,在外面渴了就去买矿泉水或绿茶。没人知道冰糕是我童年时的隐痛。

上小学一年级时,每天中午到学校,就会看到很多同学手里拿着冰糕舔,还常常发出“好甜”的感叹。可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因为家里穷,父母从来没给过我零花钱。有一天中午,我惊讶地发现除了我之外,所有的同学都在吃冰糕。有同学问我,我只好说在家喝水多,不渴。其实,我内心多想和他们一样一边闲聊,一边吃

着冰糕啊。

作为乖乖女,我从不向父母要零花钱,自然也没钱买冰糕。可是有一天,我居然有吃冰糕的机会了。那天中午,家里有很多活儿要忙,父母忙不过来,我就主动帮忙干,等活儿干完,我满头大汗,爸爸见状,夸奖了我,正好这时有叫卖冰糕的小贩经过,爸爸破天荒地给我买了一块。我高兴坏了。我终于可以拿着冰糕到学校当着同学们的面吃了。我想立刻拿着冰糕去学校,但妈妈却要我吃了饭再走。我只好跑到房间将冰糕藏到我的书包里,然后对父母宣称冰糕吃完了。

妈妈那天做的是我最爱吃的卤面,要是平时,我得吃两三碗,可那天因为急着去学校表现,我只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就放下碗,跑到屋里,背上书包准备去学校。临走时,妈妈突然吃惊地说:“你的书包怎么流水了?”

我一惊,打开书包一看,傻眼了。书包里的书和本子都湿了,冰糕没了,只剩下一张冰糕纸,一根冰糕棍,和一滩水。我知道冰糕时间长了会化,可没想到化得这么快。

魂牵梦绕多日的梦想就这样在即将实现的时候破灭了。我再也压抑不住悲伤,嚎啕大哭起来。

一个小女孩小小的梦想就这样被现实给击得粉碎。那个夏日的我,好悲伤。

从此,再去学校,我再也不看卖冰糕的人一眼;在教室里,看到其他同学吃冰糕,我也会视而不见。在心里把冰糕打入了冷宫。后来,家里逐渐富裕了,我也有零花钱了,但却依然没有再买一块冰糕。

很多东西,如果在特别想要的时候得不到,以后即便能得到,也不再想要了。因此,我对我的孩子说:“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是合理的,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父爱清凉

文/马亚伟



那年夏天,天热得出奇。我就要参加中考了,已经进入备战阶段,每天在一堆堆试卷里忙得满头大汗。父亲总说:“丫头,别累坏了,该歇会儿就歇会儿!”

我冲父亲笑笑,继续拿起笔写写算算。父亲轻轻地走出屋门,我听到他下了地窖,知道他去拿西瓜。那年,父亲种了半亩地的西瓜,西瓜卖了钱,作为一家的开销。父亲是种西瓜的好手,他种的西瓜又大又甜。不过父亲总会把最大个的西瓜留下来,放到地窖里,留给我吃。那个年代没有冰箱,食物放到地窖里,夏天特别凉。

安静的午后,只听到蝉声鸣唱,燥热一股股袭来。父亲把西瓜拿上来了,招呼我说:“天太热,快来吃块西瓜!”我咽了下口水,放下笔,跑到外屋。父亲用刀子把西瓜切成两半,鲜红的大西瓜散发出诱人的清甜。咬一口,凉凉的,甜甜的,太好吃了!吃上几块,立刻觉得凉爽极了。我抹抹嘴巴说:“爸爸,地窖里的西瓜真好吃,吃了就觉得凉快多了。”多年以后,

家家都有了冰箱,老家的地窖也消失了,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清凉好吃的西瓜了。那种接地气的清凉美味,是冰箱里的西瓜无法比的。

夜里,父亲和母亲商量着买台电扇。那时候一台电扇一百多块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了。父亲节衣缩食,终于把电扇买回来了。我兴奋地在电扇前扇个

不停,头发飘起来,裙子鼓起来。电扇一吹,把昏头涨脑的感觉吹得无影无踪,瞬间神清目明了。这台电扇成了我的专用品,父母很少用,乡下本不太热,他们用一把蒲扇就可以打发一个夏天。

那个夏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清凉。那次,父亲赶集回来,刚进家门就大声喊我的名字。原来,父亲从集市上给我买回了五分钱一根的牛奶冰棍。那时候,我

们很少吃上牛奶冰棍,吃的就是一分钱一根的冰棍。父亲拿回家的牛奶冰棍已经化了一半,我赶紧拿过来吸溜了几口。牛奶冰棍真好吃啊,虽然化得软了,味道还非常好,冰凉凉的。我举着快吃完的冰棍让父亲尝尝,他摇摇头,笑呵呵地看着我吃。

父亲这个人非常节俭。他自己种了那么多西瓜,从来都舍不得吃大个的;他的衣服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买新的;他去集市卖西瓜,中午连饭都舍不得吃,饿着肚子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可是,他对我从来都是慷慨的,他给了我我最慷慨的父爱。

那年中考,我考了我们学校第一名。连续很多年我们学校的中考状元都是男生,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女生生了。连老师都说我了不起,父亲高兴极了,扛上一大袋西瓜给老师送去,表示感谢。

多年里,父亲给了我一个个清凉的夏天。父爱清凉,不管我走到哪里,父亲的爱都会像一棵大树一样,为我遮挡烈日,营造一世清凉。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bailanghe.com